

下不了的高速：疫情中的现实“困途”

原创 李慕琰 南方周末



▲ 2月8日，工作人员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G50沪渝高速长兴西检查站执勤（图文无直接联系）。（新华社记者 徐昱/图）

全文共**3766**字，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

他们听到最多的话是——“从哪来回哪去”。但是目的地不让进，出发地不让回。

王雪松把他“高度敏感”的鄂A车丢在服务区后，实在想不通这一点：“到底是人是感染体，还是车是感染体？”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过去一个月里，50岁的货车司机肖红兵开着他的轻卡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2020年1月7日，他从湖北荆州出发，辗转浙江、贵州、湖南、广东、福建，临近除夕遇上急单，多加二百块钱，和家人一交代，咬咬牙接了，转道往四川奔去。

路上，手机要导航，没工夫看新闻。大年初一下高速，肖红兵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高速口都是警察，穿着防护服，戴口罩，有人给他量了体温。这情形他从没见过。

车停在四川小镇卸货，几个当地人远远盯着他。过一会儿来了警车，要求肖红兵量体温，查看他之前的行程。他这才得知，家乡湖北已成为疫区，许多地方不允许外地车辆进入，他的鄂牌车更是重点关注对象。

警察要求他尽早离开。后来他在另一个地方休息吃饭时，当地人用三轮车把他的货车团团围住，又是一通报警。之后每到一处，肖红兵就对人解释自己从1月初就没去过湖北，但作用不大，人们只是说：赶紧走，别把湖北的病传染给我们，不管你有没有病，最好不要到我们这儿来。

肖红兵只好又上了高速，开始流浪。他不甘心空车回家，继续尝试接单，想去陕西拉大米，走到半路，对方说湖北车进不来，生意又黄了。他走过国道、乡道，半夜走过弯弯绕绕的山路，到处都不让外地车过。再后来，服务区也不让停了，催他快走，肖红兵彻底没了歇脚睡觉的地方。

实在困的时候，他就打自己的脸，薅自己的头发。晃晃荡荡一个多星期，差点撞在高速护栏上，一度跑反了方向。

1月29日下午，陕西汉中的执勤交警在高速公路上巡逻，发现一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睡着了。他们敲开车窗，肖红兵醒过来，他说“我太累了，太累了”，哭了起来。

离家22天后，肖红兵终于在汉中北服务区停了下来。交警为他量体温、买水果，安排他就地隔离，但他怕付不起酒店钱，没敢问价格，拒绝了。这几天的油钱加过路费，让他赔了半个月收入。在服务区，他仍然睡在车上。

又过了十来天，他被媒体报道，不断有陌生人打来电话，安慰他，为他捐款，钱很快超过了一万，肖红兵赶紧宣布不再接收。手机被打到没电，肖红兵一刻不停地对人说着谢谢。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这天晚上，他还是没能回家，但幸运地在服务区的宿舍免费住下了。

没有具体统计表明究竟有多少人滞留在路上。多个省市实施了只出不进的交通管制，许多收费站封闭关停，2月7日山东省政府通报，已经劝返了615辆外省车辆。

在“抖音”上，有人直播自己从云南回到浙江、又被迫折返云南的曲折之旅，跑了八箱油，涨了四万多粉丝。

葡萄园农民任明致从贵州老家过完年，想回到襄阳，他已过了隔离期，听说襄阳不封城，就开车上路了。没想到路过重庆，不让走了，要求“从哪来回哪去”。“我又不从你那儿下，这路过都不让我路过。”他感到无奈。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车主都经历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目的地不让进，出发地不让回。他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从哪来回哪去”。

1 “明天就回去”

陈秦在车上睡了14天。座椅放平后，两侧扶手挤着他的肋骨，正躺侧躺都不舒服，到现在还疼。他年前开车去江西看朋友，疫情一暴发，村子进不去了，他买了床被子，反正和住酒店价格差不多，打算在车上凑合一夜。想不到凑合了14天。

起初他到处开车找吃的，停在不同村子的边缘，地方不能太显眼，多停一会儿就会有人拍照、举报。他的“浙C”车牌随着温州疫情加重而变得敏感。

一对卖炒米粉的阿公阿婆见他可怜，想偷偷请他去家里住，可惜最后儿子没答应。阿婆给他使眼色，让他别说话，买完赶紧走，村里下了命令不准卖给说普通话的人。

陈秦把炒米粉提到车里“像做贼一样吃了”。后来很多天他只剩下方便面，没有热水，只能干啃，嘴巴干到流血。

大年初八，警察敲窗，接群众举报，请他离开。陈秦开着车游荡，在教堂前找到一块宝地，“这是观察了方圆十里左右，又不出安全区的最佳位置”。缺点就是当夜晚降临，附近都是坟地，如果开着车灯，窗外就有反光，就像有人趴在四周看他。他不敢熄火，但又怕耗油。

白天，他大部分时候窝在车里，窗户不敢开很大，怕病毒。他看看疫情新闻和电影，反反复复睡觉，实在闷不住了，就去附近的山上走走。

陈秦想到自己这一年够倒霉的，生意失败，背着债，没脸回安徽老家过年，妻女远在四川。他在温州开的几家餐馆暂停营业了，想散散心，才跑了出来。

他有时也发个朋友圈安慰自己：“人生没有那么多十全十美，至少还活着。”

教堂的好心人给他开门供电，陈秦偷偷去超市买了电饭煲、大米和榨菜，还没来得及用上，又被举报了。警察带他到附近的卫生院，做完身体检查，院长给他开具了身体健康的证明。他们送他到上饶高速口，叮嘱道：这次要真的回去，千万不要再回来。

上了高速，陈秦不知道该往哪里开。很长时间一路无车，他孤零零地在高速上跑。他去加油，油枪半天捏不出油，工作人员说好多天没人来，机器都坏了。

这番景象，江西人王雪松也见到了。因为几年前在武汉待过，他开着鄂A车，尽管很久没有去过湖北，他经过加油站时还是很怕被人看见，只敢找无人的机器自助加油。

王雪松夜里出发，赶回上海上班，车开到浙江开化，不让过了。他只好原路折返，回到江西，六小时前刚经过的收费口，不给进了。他形容自己“特别心碎”，自家的收费口，既不查身份证，也不看行驶记录，看见武汉牌照，就说什么也不让他再进去了。

又回头开了三百多公里，王雪松到浙江龙岗已经是清晨六点，虽然过不去，交警引导他到服务区休息。他在车上断断续续睡了两个小时。

陈秦躲进了三清山服务区，这是他沿路找到唯一营业的地方。他问服务区负责人，有没有地方暂住，他可以给钱，对方说没有。问其他人，要么不敢接触他，要么就说不知道。一位清洁工的老伴悄悄把他带到了工作间，可以用上电饭煲。粥煮好了，陈秦去超市买了一罐八宝粥，用里面配的勺子喝粥。老大哥从食堂给他打来一条鱼，算是开荤了。

带出来的几套衣服早就汗湿发臭，老大哥带他去了洗衣房。夜里趁大家都睡下，陈秦偷偷把衣服洗了。晾好之后，下了一场大雨，全部湿透，重洗。陈秦又买了把伞，把衣服们罩起来。

他感激得想哭，从车里拿来自己带的茅台，老大哥不肯收。晚上，他还是睡在车里。每天三点多才能睡着，早上八点钟就醒。陈秦每天都在想：“明天回去，明天回去，明天就回去”。

2 “人是感染体，还是车是感染体？”

一觉醒来，王雪松发现困守在服务区的四五辆私家车里，有两个车主已经不见了。大家都是鄂牌，最久的已经滞留四天了，都不知道怎么办，“唯一能达成共识的就是等”。

他们把能想到的求助电话都打了一遍。市长热线让他们和高速交警自行协调；打给高速交警，协调不了；还打了媒体和110，都没什么效果。他们问能否把车留在服务区，得到的反

馈是不能。但大家还是这么做了，一位车主找朋友从杭州来接他们，几个“患难与共”的陌生人，终于一起坐这辆车逃离了高速公路。

车丢下，人就顺利地通行。王雪松把他“高度敏感”的鄂A车丢在服务区后，实在想不通这一点：“到底是人是感染体，还是车是感染体？”

从安徽出发的齐敏一家四口同样进退维谷，在高速上来回奔跑了一天一夜。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湖北身份证成了大麻烦，尽管他们今年没有回过湖北。

凌晨两点多，安徽老家的高速路口前，交警和他们商量，能否让社区开结婚证明，证明丈夫的身份。家人正在办理的路上，通知又来了：还是不行，“不管你出什么证件都不行”。

齐敏和丈夫轮流开车，不知开去哪里。鄂牌车只能加一百元的油，他们一路开，一路加。七岁的儿子问她：“我好后悔自己是湖北人。”

最后他们决定把车丢在高速公路上，走路回家。一家四口在天蒙蒙亮时翻过围栏，打着手电，穿过山路回到了家。

在三清山服务区躲了几天的陈秦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启程了。他有点低血糖，头晕，喝了罐装咖啡打起精神上路，打算去温州的几个高速路口依次试试。跑了一整天，试到第三个，他终于在温州东“闯关成功”。

天已经黑了，在国道上高兴地跑了一阵，发现卡口依然很多。经过一座大桥，陈秦再次被拦下，要求折返。他的经历已经在网络上热传，交警认出了他，陈秦向他们求情，他已经一天没吃饭，心跳加速，实在走不动了。交警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拿来了橘子。

交警和上级协调后说，当地有人来担保他，才能把他接回县城。离县城只有35分钟车程了，陈秦觉得几乎就在眼前。朋友们帮他四处联系，沟通了半小时，最终无果。陈秦崩溃了，他把车停在路边哭了一场。


好在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当时所在的永嘉县为他“特事特办”——就地隔离。第15天，陈秦终于住进了旅馆，有床、有热水、一日三餐送到门口，14天2000元。深夜11点，他落脚后的第一件事是洗了个热水澡。

滞留的这些天里，朋友们给陈秦提了很多建议，最坏的打算也就是把车丢下，只身走出高速公路。人总归是没事的。

但把车丢下可能会造成一大笔高速超时费，按小时收取。王雪松和齐敏都担心自己的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取回，会不会已经被举报拖走了。

陈秦的难言之隐也是钱：他怕被收取超时费，还有下去之后隔离的费用。因为钱，他不敢回家过年，也不敢联系妻女。他欠哥哥的债，哥哥认为漂流在外是对他的惩罚。

这一路他耗了1500元油钱，相当于在温州一个月的房租。困在路上的时候，信贷公司下了最后通牒，再还不上钱，就要通知他通讯录里的亲友。卡里只剩13.89元，朋友打来一点钱，他才把油加上。

陈秦至今没能回家，就算回去也没用。他不知道这疫情何时结束，餐馆不能开门，员工还在宿舍里困着，他的生意将会崩盘。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一路不算什么，“更痛苦的事情还在后面”。

（陈秦、王雪松、齐敏为化名，感谢魏英杰、卢飞为本文提供帮助）

征集

⋮⋮⋮⋮⋮

《南方周末》现向所有身处新冠肺炎一线的读者公开征集新闻线索。我们欢迎武汉及周边城市医患联系记者，提供防疫前线的一手资讯，讲述您的新春疫情见闻。若您不在武汉，但您身处之所也有与疫情相关的重要新闻线索，亦欢迎您与我们分享。疫情仍在蔓延，南方周末将执笔记录每位国人在疫情面前的希望与困境，与广大读者共同面对疫情。祝愿所有读者朋友们，新春平安。线索可直接给本篇文章留言，格式为：【线索】+内容+您的电话（绝对会对您的个人信息保密）

戳击下面图片 继续阅读专题



人物周刊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

战疫

武汉终“缓解”，全国急求援：防护物资该如何调配？
那些志愿“以命相托”的武汉司机

“人发热，亲历海上邮轮惊魂记”

最新研究：新型冠状病毒在分类上
SARS病毒属同一种类

肺炎疫情亟需心理干预
也是重大任务

到边界“封路”
打物资很难打通武汉

迟到的农村防疫
武汉返乡人，及

武汉“难忘今宵”：一年“杀陈的除夕夜”

疫袭黄冈：从确诊到住院，短缺不止武汉

武汉肺炎“危情”22日

口罩每天产800万只，厂商疯狂

钟南山：守黄才是

广州八院取消春节休假
全体员工原地待命

当年“小汤山”
武汉火速启用小汤山模式，将在六

武汉试剂代理商口述：我所知道的新型肺炎确诊盒供应现状

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追踪：患者被转入当地知名传染病医院

世卫组织：将召开紧急会议，评估武汉肺炎疫情

……

一线追踪，持续更新

限时免费阅读



扫码阅读专题



识别二维码 立即关注

▼ 36年专业沉淀，每年800万字深度报道 ▼

加入
南周会员
在一起
读懂中国

南周

- ▲ 随时随地畅读南周经典名篇 ▲
- ▲ 会员专享电子报刊、精研课程 ▲